



海口市五公祠内的“海南第一楼”。
海南日报全媒体报道记者 袁琛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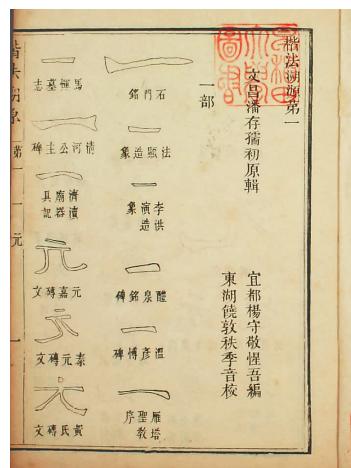
时任广东雷州道台朱采题写的“海南第一楼”匾额。 李幸璜 摄

潘存与「海南第一楼」

■ 何杰华

海口五公祠的主楼被誉为“海南第一楼”，是因楼内供有“五公”李德裕、李纲、赵鼎、李光、胡铨。这五位均曾身居高位又才德兼备且都曾被贬海南，楼以人名，故称第一。也因此，这第一楼内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起便悬有一副楹联——“东坡之外有五子，大海以南第一楼”。

此联作者名唤潘存。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他生于海南文昌。咸丰元年（1851年）中举后，他“报捐主事，签分户部福建司行走”。此后的三十年，潘存屡试不中，屡荐不遇，只在这六品主事的闲职上打转。升迁无望，潘存便勤研经史至淹贯百家，有《论学说》《克己集》传世；又好临池得古人密钥，所集之宝帖，所书之墨宝，“中外争宝贵之”。其弟子杨守敬携其所书至日本，竟引得东洋书者竞相赴京请益，其中不乏书法家中林梧竹等日本书法名家，并由此拉开了近代中日书法交流的帷幕。此外，潘存与其弟子杨守敬合著的《楷法溯源》，更是成为传世之作。



潘存辑、杨守敬编的《楷法溯源》一书内页。
陈耿 摄

光绪九年（1883年），潘存致仕返乡。是年，中法战争爆发，潘存受时任两广总督之请，以一介文人之躯，领办雷州、琼州两郡的团练，书生上马，力保桑梓。光绪十一年（1885年）夏，中法战争以双方签订《中法新约》而宣告结束，潘存因团练有功，获得了嘉奖，清政府特将其官职提拔至四品，并要求国史馆为其立传。

此后，潘存先是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接受两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出任广东四大书院之一的惠州丰湖书院山长一职，后又返乡先后掌教于苏泉、蔚文，成为一代儒师。其与海南第一楼的缘分，便始于苏泉。

海口之苏泉书院，宋元时叫“东坡书院”，明代更名为“粟泉书院”，清乾隆十年（1745年）更名为“苏泉书院”。光绪十五年（1889年），潘存由惠返琼，受聘出任苏泉书院山长。是年，与其交往频密的雷琼道台朱采决定于书院南侧重修五公祠，并建主楼以祀“五公”。既是山长又是书法大家的潘存，自然成了主楼撰联的第一人选。

第一楼为两层三楹木制。二层额悬“海南第一楼”匾，出自朱采之手，正门有联“东坡之外有五子，大海以南第一楼”，便为潘存所撰。此联既点名苏泉书院与苏东坡、五公祠与五子（李德裕、李纲、赵鼎、李光、胡铨）之间的联系，又恰合书院与祠相互毗邻的位置关系，更将此楼号称“第一楼”的缘由道明，正是楼不在高，有贤则名。

由二层正门入内，正厅又悬一联，同样出自潘存之手。联曰：“唐嗟未造，宋误偏安，天下几人才置之海外；道继前贤，教开后学，乾坤有正气在此楼中。”此联将潘存“精研经史”之功与“工善诗文”之才展露无遗：上联写唐宋末中原之不幸，下联又转琼州之有幸，以史之“憾”衬今之“幸”，以唐宋末中原之“苟且”照琼州后学之奋进，既写琼州与中原正气的一脉相承，又写建此楼以“见贤思齐”的现实意义。

琼州历来念旧。不论是苏东坡居儋时的教化之功，还是他的那句“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给予琼州慷慨真挚的勉励；无论李德裕平泽潞之乱的战功，还是他兴利除弊的救国之志；更不必说李纲、赵鼎、李光、胡铨主张抗金、反对求和的气节与决心。这些琼州人都牢记在心，世代不忘。苏泉书院也好，第一楼也罢，便都是这种“念旧不忘”的载体，自然也是教化士民、养乾坤

正气的理想场域。

潘存为五公祠第一楼所作的第三联，原也悬于二层楼内，如今则在一层正门两侧。正门上悬“五公祠”匾，两侧联曰：“万里投荒开地脉，千年崇祀见天心。”此联看似专写东坡与海南——毕竟东坡曾有“沧海何曾断地脉”之句。但其实，“万里投荒开地脉”写的是—组群像。这组群像中的每位中原来客在他们各自落魄之时光临彼时尚是蛮荒之地、被传为“瘴气盈空”的海南岛时，都是被动的。

东坡先生抵达之前便已交代后事——“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却能在登岛后以化民教士为己任，设馆教学，劝农垦荒，竟使儋州成邹鲁。

李德裕登岛之初也是不甘心的，甚至是绝望的。潘存为五公祠第一楼所作的第三联，原也悬于二层楼内，如今则在一层正门两侧。正门上悬“五公祠”匾，两侧联曰：“万里投荒开地脉，千年崇祀见天心。”此联看似专写东坡与海南——毕竟东坡曾有“沧海何曾断地脉”之句。但其实，“万里投荒开地脉”写的是—组群像。这组群像中的每位中原来客在他们各自落魄之时光临彼时尚是蛮荒之地、被传为“瘴气盈空”的海南岛时，都是被动的。

李德裕登岛之初也是不甘心的，甚至是绝望的。潘存为五公祠第一楼所作的第三联，原也悬于二层楼内，如今则在一层正门两侧。正门上悬“五公祠”匾，两侧联曰：“万里投荒开地脉，千年崇祀见天心。”此联看似专写东坡与海南——毕竟东坡曾有“沧海何曾断地脉”之句。但其实，“万里投荒开地脉”写的是—组群像。这组群像中的每位中原来客在他们各自落魄之时光临彼时尚是蛮荒之地、被传为“瘴气盈空”的海南岛时，都是被动的。

潘存为五公祠第一楼所作的第三联，原也悬于二层楼内，如今则在一层正门两侧。正门上悬“五公祠”匾，两侧联曰：“万里投荒开地脉，千年崇祀见天心。”此联看似专写东坡与海南——毕竟东坡曾有“沧海何曾断地脉”之句。但其实，“万里投荒开地脉”写的是—组群像。这组群像中的每位中原来客在他们各自落魄之时光临彼时尚是蛮荒之地、被传为“瘴气盈空”的海南岛时，都是被动的。

赵鼎和李纲、李光一样，都是因得罪了秦桧被贬琼州。他在琼州吉阳军的三年，始终被迫处于隐居状态，连门下故吏都不敢通信问候，只留下一句千古绝唱便绝食而亡：“身骑箕尾归天上，气壮山河壮本朝。”这份气节为海南岛的气质添了许多血性，自宋琼州士人逐渐入仕为官后，忠诚耿介之臣迭出，鲜有卑劣懦弱之鼠辈。如果说群像中的其他人是“万里投荒”开文脉，那么赵鼎所开之脉便是琼州的血气。

五公之胡铨，被称为骨头最强的南宋名臣。在摇摇欲坠的南宋，他上书宋高宗，力谏乞斩秦桧，终也难逃四处飘零的命运。1148年胡铨被贬吉阳军。抵达琼州路过临高时，他受具令谢渥之邀入住茉莉轩，为临高士子开讲《春秋》。彼时，临高官员、名士、学子聚在茉莉轩，围在胡铨身旁，聆听教诲。其中便有一人——戴定实，正是这一次的相遇，让他成为临高史上第一位举人。也正是这一次的相遇，让茉莉轩成为当时临高文化的高地，堪称临高之“兰亭”，一时风头无两。此轩自胡铨讲学后，便成了临高私学的发源地，林承藻有诗赞曰：“义学原来茉莉轩，培材广辟艺林门”。此后，这里又成临高中学，终使文脉不断。

唐宋中先贤“万里投荒”，均是不得已的被动迁移；苏东坡及五公等为琼州“开地脉”却是古代士人的主动作为。“千年崇祀”是后世对慷慨的给予与凛然之正气主动奉上的怀念与感激，“见天心”则是这两种付出相互交付的必然结果，是赤诚与朴真、是善行与民心相互作用的直接呈现。

1893年，为“海南第一楼”撰此三联的潘存为其家乡文昌所建的溪北书院终于落成，这正是他为这第一楼自建成之日起便被赋予的“道继前贤，教开后学”使命的践行。这“第一楼”的精神，也必将由一代又一代的海南人承袭发扬，以使“南溟奇甸”之名不虚。

（作者系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另一面的海南”主要人）

人物春秋

欧阳修与包拯的恩怨

■ 张子健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三十六岁的欧阳修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这一年，他被仁宗皇帝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事实上的副宰相。作为骨干人物，他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一起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等十条革新措施。

改革之举虽迎来了广泛赞誉，却也有不少反对之音。反对人士中就有以铁面无私、刚直不阿著称的北宋名臣包拯。此时的包拯担任御史中丞一职，专门负责上书言事。包拯认为改革派提出“向各地派出按察使监督地方官吏”的举措并不合适。他担心派出的官员素质参差不齐，权力过于专断，有可能因人废事。因此，包拯奏上一本《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对这一改革措施进行了批驳。这就惹恼了身为改革先锋的欧阳修，让两人从此结下了梁子。

嘉祐四年（1059年），直言敢谏的包拯又“开炮”，此次的对象是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包拯认为张方平作为最高财政长官，利用职务之便低价购买欠税富户的房产，属于不当得利，这种道德水平的人不应继续担任这种重要官职。于是，张方平便被皇帝免去了三司使的职务，继任者是有着“红杏尚书”之称的大文学家宋祁。

对于这位继任者，包拯同样没有高抬贵手。他参奏宋祁生活腐化奢靡，又是高官宋庠的弟弟，也不适合担任三司使。于是，宋祁也被迫下台。接连两个三司使都被包拯弹劾，宋仁宗便下令让包拯自己接替此职。一向“身正不怕影子歪”的包拯没多想，便欣然应允。

不过，让包拯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任命却遭遇到了一个人的强烈反对。此人便是欧阳修。欧阳修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详细阐明了自己的反对理由。欧阳修认为，包拯在参倒两位三司使之后自己取而代之，有“蹊田夺牛”之嫌，会让人怀疑他最初的上书动机。他还认为包拯这个人“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从能力上也不适合担任三司使。面对此次质疑，包拯也不得不承认有一定合理性，只得向皇帝再三推辞。不过，最终皇帝还是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包拯不得不走马上任。

有人说，欧阳修反对包拯任三司使，是因为早年间结下的仇怨，再加上他的朋友张方平和宋祁接连被包拯弹劾，想借机报复。其实，欧阳修作为文坛上的一代宗师，并不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小心眼儿。欧阳修与包拯之间的摩擦，并非源自个人恩怨，而是出于公心考量。

就在四年前的至和二年（1055年），包拯因举荐人失察而被贬往安徽池州。第二年春夏之交，黄淮一带水灾泛滥，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便借此机会上书为包拯美言。他认为天灾非人力所能控制，此时应重用那些贤良之人，称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应“亟加进擢，置之朝廷左右”。于是，包拯复职刑部郎中、知江宁府，继而知开封府。这才有了我们熟知的“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文博苑

李唐《村医图》定格宋代乡村医疗场景

■ 缪士毅

闲暇之时，翻阅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世名画》，为其中一幅《村医图》所吸引，细细品赏，不仅尽享画作艺术之美，也加深了对古代医学的理解。

《村医图》又称《灸艾图》，描绘走方郎中（即村医）为百姓医治疾病的画作。此画作为李唐所绘。李唐，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州市）人，字晞古。他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期的画家，擅画山水，笔墨遒劲，笔力益壮；兼工人物，初似李公麟，后衣褶变为折方劲硬。李唐与刘松年、马远、夏圭合称“南宋四家”，对后世绘画艺术影响很大。《村医图》为其传世名作之一。

《村医图》为立轴，绢本设色，纵68.8厘米，横58.7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从画面看，土坡起伏，碧草可见。近处两棵树木主干粗壮，枝繁叶茂，绿荫如盖，树旁村舍隐现。就在树荫下，一患者袒露上身，双臂被身旁人紧紧抓着，其中一人还按住了他的身子。村医全神贯注地施展医术，给患者精心治疗。一旁的药童手持膏药，准备将其交给村医用予患者敷用。而患者表情痛苦，双目圆睁，张着大嘴，似乎因病痛而呼喊着，令人同情。

《村医图》的绘画手法纤巧清秀，人物刻画细劲精致，毛发晕染一丝不苟，将村医、患者、观者惟妙惟肖地呈现在画面。同时，笔墨运用得当，将树木、碧草等描绘得自然有致，反映了当时乡村情景。画家通过对当时灸艾治疗这一情节的描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乡村百姓医治疾病的情形。

灸艾（艾灸）是中医传统疗法之

一，也是古代村医治病救人的医术之一。它是用艾叶制成的艾条、艾柱，产生的艾热刺激人体穴位或特定部位，以此达到治病防病的一种治疗方法。其历史悠久，春秋时代的《诗经·采葛》载：“彼采艾兮”，西汉毛亨和毛苌传释：“艾所以疗疾”。《孟子·离娄篇》载：“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可见艾灸疗法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出现。南朝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说：“艾叶……主灸百病。”我国传统针灸中的灸法，就是用艾草作为主要成分，放在穴位上进行灼烧来治病的。《灸艾图》就是对宋代运用艾灸疗法治病的生动描绘。

品赏宋代李唐的《村医图》，品的不仅是绘画艺术，还有我国深厚的中医药文化，激起人们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并弘扬光大。



宋代《村医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
史
荟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